

薛文清公讀書錄（一二）
白沙先生語錄要
楓山章先生語錄



薛文清公讀書錄

(二)

薛 瑄 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薛文清公讀書錄及其其他二種

二 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徐鎮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黃聿天 嘯）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六

體認

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識其孰爲中。孰爲和。孰爲性。孰爲情。孰爲道。孰爲德。孰爲仁。孰爲義。孰爲禮。孰爲智。孰爲誠。又當知如何爲主敬。如何爲致恭。如何爲存養。如何爲省察。如何爲克己。如何爲復禮。如何爲戒慎恐懼。如何爲致知力行。如何爲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真。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爲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讀書當著實體認。如讀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便當求天命之性的在何處。讀大學首章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便當求三者的爲何事。如此。則道理躍如。皆在心目之間。自不爲文字言語所纏繞矣。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

日用體認仁義禮智之性。於所存所發之際。最是爲學之切要。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處。

涵養須用敬。存此性耳。進學則在致知。明此性耳。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

性命之理。於一草一木見之。於天地萬物皆見之。

人能常存仁義禮智之性。必體認某事爲仁。某事爲義。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地泥城隍牆。皆土也。孝慈恤愛惻怛。皆仁也。理一分殊。於此亦可見。

日用閒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

一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

一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爲真見。真見明。則邪見不能惑。

曲折細微。理無不貫。

於聖賢言理處。若天理。若人心。若命性道德誠善忠恕一貫太極之類。要當各隨其旨。而知所以異。又當傍通其義。而知所以同也。

萬物各得一理之一分。而一理之本體。依然完具。初無絲毫之減損也。須知己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

眼底萬物。不出水火木金土。萬善不出仁義禮智信。

萬物定於一。萬事定於一。萬古定於一。

元來只一理。貫徹天地萬物。分之不爲少。合之不爲多也。

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程子曰。有主則中。虛。虛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實。實謂心中有理也。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余謂洒埽應對亦然。洒埽應對之所以然。卽精義入神之妙也。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卽形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卽形而上之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髮一塵。凡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然器卽囿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

誠。譬之精金。無銅鐵之雜。金有一分銅鐵之雜。則不精。德有一毫人僞之雜。則不純矣。從心所欲。不踰矩。先天而天弗違也。上律天時。後天而奉天時也。

周子曰。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朱子言。卽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學者當熟思。

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愚按朱子之言。引而不發。竊意天地閒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莫過於天命之性。能深知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日用動靜之閒。莫非天理之流行。而無一毫私欲之雜。撓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樂可知矣。

天地之閒。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脈絡條理。合當如此者是也。大而天之所以健而不息。地之所以順而有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天有息而地不寧。即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花木之生。春夏秋冬之各有其時。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萬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合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秋冬。秋冬者。發於春夏。青黃者。變爲赤白。赤白者。變爲青黃。即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蟲鳥獸。莫不各有合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至一身之所具。皆有降衷秉彝之性。而不可易者。乃合當如是之理也。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以至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皆合當如是之理也。一有不盡。則非人倫合當之理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讀書記得一句。便尋一句之理。務要見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理不外乎氣。惟心常存。則能因氣而識理。性理無聲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悟其妙也。

無物有大於理者。天地雖大。亦一物耳。誠知此理。有登泰山而小天下氣象。

體驗

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一端。

嘗念顏子三月不違仁。諸子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吾自體驗此心。一日之間。不知幾出幾入也。以是知聖賢之學極難。而亦不可不勉。

吾於靜時。亦頗識是理。但動有與靜違者。由存養省察之不至也。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爲學不實。無可據之地。

順理則心悅豫。不順理則心阻戚。

順理都無一事。

不爲物累。覺得身心甚輕。

人心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爲一。

知道則自簡。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安和舒泰不可言。

以太極圖反求之。身心動靜之間。無一不合。

五性之用。知最先。如開眼作事。便要見是非。豈不是知在先。

見枯樹則心不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己意與物同也。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作詩作文寫字。疲敝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己。惟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細看天之生物。只是自然。無纖毫作爲之私。故人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人能事事順理而行。則亦如天之自然不難矣。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虛明廣天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諭也。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涵養之深。翫索之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

膽大心小。似知崇禮卑。知圓行方。似和而不流。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無適而非道。但當隨時隨處。識得分明。行得切實耳。

心如水之源。源清則流清。心正則事正。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非知周乎萬物者。不能辨天下之惑。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公則四通八達。私則偏向一隅。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必慎。內外交修之法也。

無行可悔。則德進矣。

守約者。心自定。

人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發於中者。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心細密則見道。心麤則行不著。習不察。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人欲盡而天理見。如水至清而寶珠露。人欲深而天理昏。如水至濁而寶珠暗。此先儒之成說。但先儒以

氣稟言。某以人欲言。

舉天下之物。皆不及道之貴。是何也。以出於天而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也。知道之大。其尊無對。則知衆物之小矣。

程子曰。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積彙之久。涵泳之深。當別有所見。道無處不在。故常無處不謹。

不敢有邪心。漸近於誠。

養氣。則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同其大。盡心。則人之性與天地之性同其大。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爲誠矣。

無欲則所行自簡。

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自然真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己矣。

心無妄思。言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爲善須表裏澈徹。方是眞實爲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卽非眞爲善矣。埽卻浮雲。而太虛自清。徹去蔽障。而天理自著。

放下一切外物。覺得心閒省事。

萬物萬事各有分。各安其分。自然無事矣。

順理則裕四字。用之不盡。

薰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爲一。

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知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地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

充盛而不可遏。若冬暖。元氣漏洩。則春亦生物不盛。而疫厲作矣。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

則無此病矣。

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不能舒泰也。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極有益。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日夜，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德不進，病在意不誠，意誠則德進矣。

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竝興。

一念不謹，卽有偷惰之意，所謂惟聖罔念作狂者，豈虛語哉？

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私則如燈，只有一面光，不能徧照也。

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存，則人自遠道矣。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卽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輳回還者，卽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蓄聚，故生物之力薄；回還合輳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鼈不留，淵潭深，則魚鼈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

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沈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爲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一爲外物所誘。則心無須臾之寧矣。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心不可斯須離正理。身不可斯須離正道。

偶見一伶人。於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人只爲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

一念不謹。卽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卽作聖之端兆。充其極。則堯桀分矣。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潛修不求人知。理當如此。

克治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人之克治。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之有未盡也。能充其所能。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
冥安之私。最難克。

公孫支言。夷吾忌克。忌猜疑。克好勝。二者人之大病也。不可不去。

古人佩韋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之妄。卽改之。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之。氣質變矣。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爲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欲。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禮義以勝之。卽窒慾之要也。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

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安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也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克盡己私爲誠有一毫之私未盡則非誠矣

心每有妄發卽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吾於所爲之失隨卽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爲人須做徹表徹裏一般人

慎言

謹言是爲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理不能謹言則句句是虛談

言是實理則能實其行矣言是虛談則必不能踐其行矣

易有修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誠論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修德之切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溫公謂誠自不妄語始信哉斯言也

知道則言自簡是何也以其道不敢言也

句句著實不脫空方是謹言